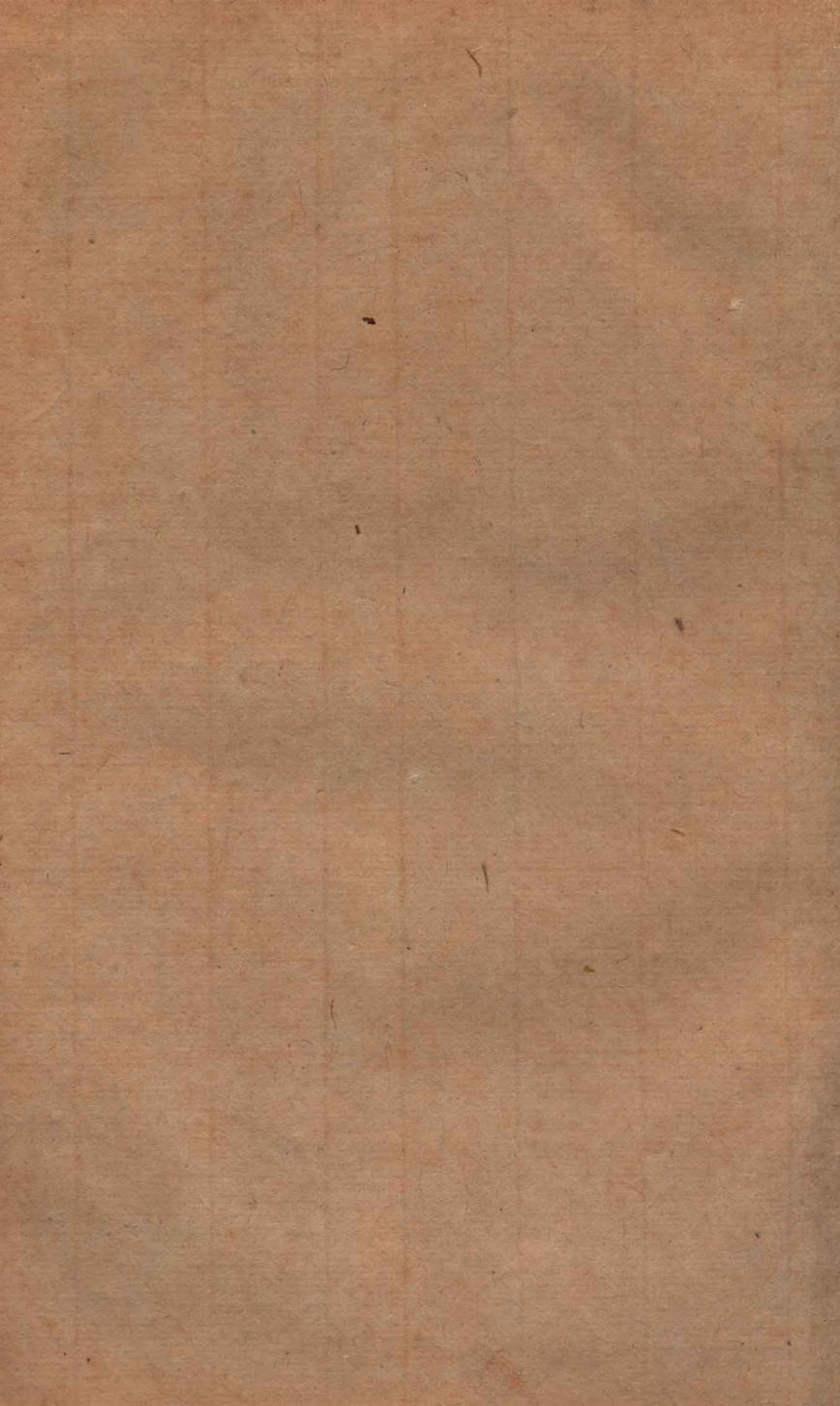


呂氏春秋

冊三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鎮洋畢氏校本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愈益愈凡大者小鄰國也

疆者勝其敵也

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疆以克弱故能勝其敵也

勝其敵

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

懼惡得不恐也

惡安

故賢主於安思危

忘安不

於達思窮

顯不於得思喪

喪有失故思之

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

薄冰以言慎事也

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墮墜也如履薄冰恐陷沒也故曰

以言慎事

桀為無道暴戾頑貪

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貪

天下

顛恐而患之

顛驚也患憂也

言者不同紛紛分其情難得

紛紛散亂也分分恐恨也其情難得知也

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干辛樂之威以諛臣也專樂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

無道之威以致滅亡龍逢然亂有遠志離散也莫

敢直言其生若驚也○亂貌民不驚或作夢大臣同患

弗周而畔也患憂也心懼盡見誅故同憂桀愈自賢矜

過善非○其所行者非而反善也主道重塞國人大崩

散壞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

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言恐而親自射伊尹故由揚

是尹有罪而亡令夏信之也○梁伯子云曠空也或云

闕夏湯令伊尹為閑於夏而恐其不信故親射之諸

子書有言伊尹與未喜比而亡夏者此出戰國荒唐之

於言未嬉云云亦即告我曠夏明以志又云往視曠夏聽

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湯曰桀迷惑於末嬉好

彼琬琰○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本或作琬琰美玉也

二書入紀年琬注云琬后桀十四年命扁其名於荝華之玉荝

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以與伊尹交
遂以亡夏今本紀年未有訛字此參用馬驢所引文

但據此則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
但爲二玉名也

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卒也湯謂伊尹曰若

告我曠夏盡如詩詩志也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

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

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

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涸枯也湯猶發師以信伊尹

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

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爲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

之將可柰何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

易位農不去疇疇畝也商不變肆安其所也親鄣如夏鄣讀

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

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

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享商享之盡商世也

武王勝殷入殷未下饗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也

云封帝堯之後於祝鑄與祝聲相近此云封黃帝之後始誤也梁仲子云淮南傲真訓冶工之鑄器注云

鑄讀如唾祝之祝祝不讀如字周禮瘍醫注封帝堯

之後於黎之御覽二百一則知鑄祝同音也

帝舜之後於陳下饗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

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恐懼太息

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

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盤庚

太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殷之中興王也故武王於

是復盤庚之政民不違發巨橋之粟巨橋紂倉名賦鹿臺之

錢以示民無私鹿臺紂錢府也出拘救罪分財棄責

以振窮困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己不責彼也振救也矜寡孤獨曰窮無衣食曰困○救罪

類是赦罪謝云棄責即左傳封比干之墓而見其忠故

所云己責責古債字注非也宮淨其宮以避亂佯狂而犇故清

以章賢也靖箕子之宮師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士過者趨

性切清七表商容之閭師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士過者趨

車過者下趨過商容者下也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

諸侯士與謀委質於武王之諸大夫賞以書社大夫與

十五家為社之二庶士施政去賦施之於政事然後濟

於河乙轉究疑於字乃衍文西歸報於廟還濟孟津

豐鎬報功於文王廟傳曰振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

桃林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南西嶽也桃林馬弗復乘

牛弗復服亦從舊本作牛弗服今釁鼓旗甲兵殺牲祭

之曰釁鼓以進衆旗軍械也熊藏之府庫終身不復

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

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至德武王勝殷得二虜而

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妖怪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

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

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二○新序雜事子不

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

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

終吉愬虎尾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

危以言所知武王引易以是終吉也○舊校云愬注非

是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趙

子無恤也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老人中人人城使使

者來謁襄子謁告也今盧奴西山中有老人中人人城

也○案晉語九列子說符及御覽三百二十襄子方

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

喜也○列子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長大

不過三日三日則消也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

日中不須與○舊校云飄風一耳即指風雨言注非
與謂一日之中不過頃刻即過耳即指風雨言注非
是然如列子說符篇飄風暴雨下有不
終朝三字則日中句當如注所云耳
今趙氏之德

行無所於積言無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傳

知懼如此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也○案孔

在此與義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

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持猶賢主以此持勝故其

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卒終也○

敗一作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

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勁疆也孔子以一手提

以有傳聞於天下○此殆即孔子之父事也左氏襄

也扶之顯疑本門者非孔子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

肯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為攻宋之具

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為不得墨子曰使公輸

般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

九御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不有以善用
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
墨道聞也○案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
缺者十六篇注未聞也舊作聞之誤
術彊弱言能以術彊其弱也
○舊校云一本作善
持勝者不以彊弱案列子作以強為弱

慎大覽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

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

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王與

晉厲公戰於鄆陵荆師敗龔王傷晉大夫呂錡射龔王中其目故曰傷

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器酒

受三升曰黍○梁伯子云內外傳韓子十過飾邪二

篇漢書人表並是穀陽而史記晉楚世家淮南人閑

訓說苑敬慎篇與此並倒作陽穀案黍酒是釀黍所

成者說文醅黍酒也注非十過篇作觴酒飾邪篇作

子反曰亟退卻也酒○說苑作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

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

以醉絕止也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飾邪篇使召

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

幄帳也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

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

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

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十過篇

子反也飾邪篇作非以端惡子反也其心以忠也忠

說苑作非以姤子反也皆較醉字勝也昔者晉獻

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

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

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

所出之地因以爲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獻公曰夫

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

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

假道必不吾受也必不敢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

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

外阜也阜歷也君奚患焉患猶也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

屈產之乘為庭寶為虞庭中之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

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濫貪宮之奇

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

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相依也先人

有言曰脣竭而齒寒竭亡也○梁伯子云案左傳脣

之而韓策作脣揭齒寒注揭猶反也揭字似勝亡字

莊子祛篋篇作脣竭此與淮南說林訓亦並作竭疑

皆因揭而誤也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

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苟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

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報白也獻公喜曰璧則猶是

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中山

之國有瓜絲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瓜絲國之近也

仇魯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瓜舊本作瓜何紀

瞻云當作瓜梁仲子云韓非說林下作仇由戰國西

周策以仇猶為瓜由說文繫傳口部吞云呂氏春秋

伯欲伐者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瓜絲之君

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

○左氏僖四年傳公孫支對秦穆公曰臣聞我胡以

之唯則定國下兩引詩則知此語是逸詩也我胡以

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瓜絲之臣也○我胡下夫智

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

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

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權而子逆之不祥子

釋之置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

遠身可也斷轂而行

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去

至衛七日而瓜

繇亡

於智伯滅之○韓非作至矣

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

心勝則安瓜繇之說塞矣

行也凡聽說所勝不可不

審也故太上先勝

先猶也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梁伯子云時攻齊者尚有楚高氏因本文五

楚國故不數也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

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刻若類

掘若壘

刻滅也若汝也壘冢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燕軍必刻滅汝種類平掘汝先人之冢也

觸子苦之病苦欲齊軍之敗於是以下兵戰戰合擊

金而卻之

卸一作退卒北也北走天下兵乘之也乘猶勝也○案

乘猶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云○舊校

問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以軍於秦周無以賞

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齊王怒曰

若殘豎子之類謂殘餘也豎子也惡能給若金惡安也與給與也

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莒也燕人逐北入莒也

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藏所在此貪於小利以失

大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潛王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乃大惑者也

權勳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

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

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

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也

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

倨傲也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夸詡而自大也卑為布衣而不瘁

攝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懾懾懼也狠乎其誠自

有也舊本作狠訛今改正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

何其久也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也桀特也也渝變也也循乎其

與陰陽化也也悤悤乎其心之堅固也也悤悤也空空乎其

不為巧故也也空空也悤悤也詐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也志在上

昏乎其深而不測也也測盡也也言深不可盡也也李善注文也

選曹子建雜詩引風乎其也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

乎也獸就讀如由與之與二反字林弋又反此就字讀

也也其不肖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也鵠讀如浩浩

假乎其輕俗誹譽也也皆謂體道也以天為法以德為

行以道為宗也宗本也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也也窮極也精充

天地而不竭也竭盡也神覆宇宙而無望也四方上下曰宇

往古來今日宙言其神而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

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也得道不可也其大無外其小無

內此之謂至貴也道在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也士有

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

色則近可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滿之色則近得師友矣○舊校云可一作於

堯不以帝見善綖北面而問焉善綖有道之士也堯不敢以自尊北面而

其甚也善綖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重

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也若如故北面而問焉此

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也孰誰周公曰文王之

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

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甕蔽牖言貧陋也文王造之而未

遂造始也遂成也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曰抱少主而成之

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

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

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止休桓公曰不

呂氏春秋卷十五下賢八中華書局聚

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驚也亦輕也其主驚霸王者亦輕

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

不可止韓○新序雜事五作五往而後得見之世多舉桓

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滅霸內行之闕也誠

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也猶尚也子產相鄭鄭大夫

○子公孫喬也左傳作僑也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

倚其相於門也少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

之遺猶也舍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爵則伯也賦千乘

改正今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產索盡也孔子曰子

焉義推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

為法與人其唯子產乎也唯獨也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

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

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

道者莫之舉也舉猶取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

息倦罷也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反從干木所還也翟黃

不說以文侯敬于木而慢己也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冑祿之

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實

爵祿也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冑受

實者其禮之也禮敬也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

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

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文侯

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謚也○梁伯子云國策史記皆不見文侯勝荆齊之事

上聞舊本作上卿訛案史漢樊噲傳上聞爵如淳注

引此語作上聞張晏曰得徑上聞也晉灼曰名通於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

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

者為徒也徒黨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

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

不亦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

易人以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仁義東補以食翳桑之

公伏甲之難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昭文君周後所

寶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重之於秦秦尊奉之故曰

所以顯也○注重之舊作勝之訛今案下文改正

孟嘗君之所以卻荆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

千人行仁義而疆故荆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

兵卻偃不敢攻之也古立功名皆以此仁義之

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古映者皆以此仁義之

道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堪樂也樂士當以禮卑謙

以驕恣屈而有之也○孫云堪昔趙宣孟將上之絳

士疑是湛士舊校云屈一作有昔趙宣孟將上之絳

見勛桑之下淮○後漢書趙壹傳注云勛古委字有餓

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舖之再咽

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

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憎

至此也○注謬憎自取言宣孟與脯二胸○舊本作

堂書鈔百四十五初學記二十六拜受而弗敢食也

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御覽八百三

初學記後漢書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斯猶盡也

皇矣篇王赫斯怒鄭箋云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

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

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致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

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

曰嘻君舉孟舉車也教宣吾請為君反死也反還宣孟曰

而名為誰也汝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勦桑下之餓

人也還鬪而死○梁伯子云桑下餓人是靈輒鬪死

晉世家亦同此誤索隱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

無小者也○案墨子明鬼篇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

禽艾侯之語當即此禽艾但二語尚未見所出此德

幾無小猶所謂惠不期多寡期於當厄云耳未知禽

艾之言意相通用否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

得與德古字通用

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風兔冒

可為公侯扞難其城藩也以喻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此大雅文王之三章也文王以多士而造周趙盾以

又造周二字亦患也○注首九字舊本多缺依朱本補

脫今案文義補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士其難

知唯博之為可博廣博則無所遁矣遁失張儀魏氏

餘子也大夫庶子為張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

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孫云文選袁

壯士李善注引此作壯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

士御覽四百七十五同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

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舊校云或一作警警猶歎也

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

北面再拜之拜昭文君張儀行也行去昭文君送而資之

至於秦留有閒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稱王也說張儀而相之

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也周千乘也重

過萬乘也張儀重之令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王

嘗為御韓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右也名號至

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

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

而親郊送之○齊策禮貌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

弗為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名也侍待見也○侍舊作待訛今從齊策改注同

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反命也王曰何見於

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

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

薛清廟必危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

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之知猶發也○齊策作和

其顏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

顛蹙之請坐拜之謁坐拜策雖得則薄矣薄輕少

舊訛作薄今從策改正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

若自在危厄之中危厄策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

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

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

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

也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

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盜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警

效○舊本訛作惠盜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今據

詠牛女詩黃帝篇淮南道應訓及李善注文選謝惠連

仁義者惠盜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會孫辟

大為不道故曰宋子不足仁義者也齊潘王伐滅之

○正文也不說三字舊本作而無今從列子淮南改

何以教寡人惠盜對曰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勇使

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

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

盜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

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

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盜曰夫不敢刺不敢

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本無

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盜

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

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

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居四累之上大王獨

無意邪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

愛利之矣上故曰四累之上有喻尊高也臨下以德則下

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欲得而張湛注列子亦與之同惠

盜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墨翟之法則得所孔

丘墨翟無地為君見以尊無官為長見以道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延頸引領也舉踵企

而利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有孔墨則四境

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過於孔

宋王無以應應答惠盜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

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

因猶便也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疆大矣

是也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田贊齊人也荆王曰先

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

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甲鎧也此惡衣也王曰何

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

貧故衣惡也御覽三百五十六引壘一貧字今大王萬乘之主也

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取也意者為其

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隳人之

城郭刑人之父子也隳壞也刑殺也其名又甚不榮兵殺人名以逆名

不得為榮意者為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不得財實

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亦必謀害之苟慮危人

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其為事如此甚不得安也○舊

校云人則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為

者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大王計無取此二

也方道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魏田贊辯說以服

荆比之偃息故曰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未知名誰賢之也

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以役人皆謳歌而輓其車

五謳歌而引車御覽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

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

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因役人用

為唱歌歡之令走也○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

欲以此術也術用此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

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也其人

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

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不能載北

方有獸名曰蹶注同淮南道應訓作蹶爾雅鼠前而兔

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蜚蜚距虛取甘草以與之爾

雅作距虛說苑作巨虛淮南作駮蹶有患害也蜚蜚距虛必負而走

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寄也鮑叔管仲召忽三人

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

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

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

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

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

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

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

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雖然管子

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

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

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古

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甯越謂孔青曰

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中車人也言不

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梁仲子越

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猶相守不進不郤舍

延尸以軍行三十里為一舍郤舍彼得尸而財費乏七

字舊本訛在上句又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

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

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其言與齊為敵不收

術也甯越收而彼不甚收將如之何下文甚明何以妄說

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

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怨○舊校云上怨一作罪

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

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

何敵之不服服能盡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

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

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

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

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

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勤天子

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舊○

校云與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母弟叔帶之難出

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成周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

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遂霸諸侯舉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温之屬是也

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

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

者管子死豎刀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

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

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

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也舜一徙成

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里也

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而堯授之

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之國也而堯授之

禪位因人之心也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湯武以

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鮮其不濟

不敗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案周語下泠州

鳩對周景王曰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

其不廢也○猶行也車行陸而至

廢也○古者車皆立乘故

云立與下坐字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秦越遠

塗也對文注非也靖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械正也武王使人

候殷也候視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

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武王曰

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

賢者出走矣謂箕子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

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

道刑戮之誅皆閉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遽疾太公對曰

讒慝勝良命曰戮也戮暴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百姓

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

刑辟道路以目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故選車三

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

時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

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

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

膠鬲曰竭至竭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

郊子以是報矣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

止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

曰卒病請休之也休息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

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

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

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

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己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

也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己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

適令武王不耕而穫曰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謂也此之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

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

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

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

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

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

因也○舊校云一本此句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推歷治萬事因也十一字案此淺陋必非本文

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舊校云

一本作入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

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

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

呂氏春秋卷十五貴因 七 中華書局聚

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淫與宋朝通
 云為蒯藟此言不野人歌之釐曰既定爾婁子云淮南
 艾殺子推此言不野人歌之釐曰既定爾婁子云淮南
 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里而無所
 偶故因衛夫子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語義政合此似
 有脫誤然此皆戰國時人所為也注湯武遭亂世臨
 過宋野舊作于野訛今依左傳改正湯武遭亂世臨
 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故因則功
 專則拙敗因者無敵因民之欲道以義故無與之敵者
 故曰拙敗因者無敵湯武是也○注道舊作遵上文道
 彌子瑕舊校云道一作國雖大民雖衆何益多不能
 遵案皆訛今改作道
 使益不亡故曰
 何益桀紂是也

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
 法也胡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
 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
 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也○夏東方也命令

世作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

古之法者合一舊校云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欲

同其所為異係舊本異上亦有欲字誤衍李本無今從之口慳之命不愉

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

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

勝為故也故事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

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

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

為法釋一舊校云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

以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

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

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無益案意林

故審堂下之陰陰日夕吳也注夕吳疑晷之誤孫

呂氏春秋卷十五察今大中華書局聚

陰晷影之候也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

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將肉而知一鑊之味一

鼎之調調和也○一將舊本作一將舊本抄引作肘又脫其與

案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有將割輪焯之語集解引郭璞曰將音將李善注文選亦同又漢書相如

傳師古曰將與鬻同今定為將字意林及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御覽八百六十三皆作一鬻他書亦皆作

為一鬻知一將之即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澆水校○舊

作澆澆水暴益暴卒長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

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涉導

也嚮其施表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

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

於此似此表澆水而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毀也

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故治

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

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

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嚮曩也未成人夭折曰殤子也

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動作也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

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

者有司也當○守下亦當有法字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

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

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鏌無鏌鏌良劍也取其能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

乎鏌鏌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驥者驚千里馬名也王

也驥驚也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

也涉渡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

從墜遽疾也疾刻舟識之於此下墜舟止從其所契

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

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為治也與此契時已徙

矣而法不徒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
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
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
必悖矣也任用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似此悖也

察今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鎮洋畢氏校本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

傳曰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

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案子華

子神氣篇吾聞之太上違人正相合地從於城城不遷

違地其次違人與此避人正相合地從於城城不遷

城從於民民不潰民從於賢

策而父處邪狄人攻之杖

裨負而隨之故曰民從賢也○所謂天下之父歸之

其子焉往是也下文終古向擊屠黍諸人亦是說在

注尚未切人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

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

百姓窮其父兄取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

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必知桀之也殷內史向摯見紂

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

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

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姑息之臣而與近之○案尸子曰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婦也

與息小兒也妲己為政賞罰無方道方不用法式殺三不

辜○剖比干之心折材士之股割孕婦而觀其胞民大

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豐鎬也晉太史屠黍見晉

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屠黍

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奔齊而道死焉○屠黍說苑權

謀篇作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周敬

也○謝云敬王五傳為考王人表作考哲此誤考烈

西周威公為桓
公之子非孫也
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

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

以不當曰是何能為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其宿度也而

云是無能為也○說苑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

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

何能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

三年晉果亡屠黍居周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

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

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

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

倚固無休息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夜淫不足續以晝

也說苑康樂歌謠好悲康樂也安淫酒之樂樂極則繼

昏二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風化臣故曰中山

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

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

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二人賢者也○義蒔說苑作鑄疇

得史麟趙駢以為諫臣二人直人○說苑作史理趙翼去苛令三十

九物事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其尚尚也○舊本君

下衍子字今從黃氏曰曰說苑無臣聞之國之興也天

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極盡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

善諛之士諛諂也○次遺字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

周乃分為二中謂之痺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重

也周鼎著饜饜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

報更也○廣雅釋言云更償也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

之王欲畱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人齊王

欲畱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

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說苑作莫之

必忠則言盡矣下譽字愛字上皆有必字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

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

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

當此當此五盡○無幸舊本作無辜誤今從本生篇改正說苑亦作毋幸若使中山之

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更猶革也其患不

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中山五割

地與趙趙卒亡之齊悉起軍以距燕人於濟上燕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益也是棄其所

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保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能修割地與趙奔民於燕不能

自衛而衆破亡故曰造其所以亡也

先識覽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

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

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

與治之臣不萬一待不雖幸而有未必知

也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不知則與無賢同故不知其賢而不用之

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故王

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絕言不得士則

無此之患無亡囚之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此封建也服國

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

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為世○疑是沒身為

憂也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

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

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己故周公曰曰不如吾者吾

不與處累我者也○不如今從意林改正大戴曾子制言中

盧注亦作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

能勝己者故曰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

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上主不肖

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子既廢○天子舊

訛此段與前謹聽篇同彼云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

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刻刻不得休息而佞進佞

者進而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故欲求有

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閑之所若

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說見謹聽篇盧

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滋今左傳作茲則遭紂之世

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

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諸衆齊民不

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使亦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

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而可盡得晏子之晉見反裘負

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晏子齊大夫使人問焉曰

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累

新序節士篇作纍即史記所云在纍繼中也晏子曰諶遽解左驂以贖之

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

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交○舊校云今免子於患吾於

子猶未邪後○舊本下復有一也字古也字亦與邪通

正文今去也雷邪蓋以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

己知者而伸乎己知者吾是以請絕也子○案史記晏

之言云方吾在纍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

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纍繼之中如

此則所以絕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

今也見客之志○晏子雜上篇嬰聞察實者不留聲

實功實也言欲察人聲之功觀行者不譏辭至行不譏

刺之以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弗棄也越石父曰

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敬客俗人有功則

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晏子新序令子列子窮

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功俱作全功子列子窮

容貌有饑色八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客有言之

於鄭子陽者子陽鄭相也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

莊子讓王俱無子字新序作子列子圍寇居君之國

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

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

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

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

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笑一舊校云君非自知我也

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

言其罪我也又有下罪字衍有與又同莊子作至

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此吾所以不

而殺逐子陽也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

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

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

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孔子曰貧

此之謂也○遠疑達字之誤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同○謂

目本非有異其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瞑士未

嘗照故未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接見無由接而言見

說說讀誣妄之誣億不詳審也○舊本說作詭段云

通九年傳祇見誣又惠氏於左氏襄智亦然其所以接

智所以接不智同當一作同智也○亦其所能接所不能

接異異謂能與不能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者達於明見未

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禍至所能接近而

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

矣雖子貢辯敏無由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

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莽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

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壤猶養治之莽莽均長貌

記貨殖傳天下壤壤皆為利往此指麻之未治者戎

人見其紛亂難理言孰有如此而可以成長夫之幅

欺己也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有

士不能為昏主謀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

以為智智○舊校云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

悖悖惑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李○

本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

求賢而任之故不聞亡國危君也樂管仲有疾桓公

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也病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

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宜

之於君無有載藏之於心也行謂即世也亦今臣將

有遠行胡可以問足言不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

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啓方猶遠

疏也無令相近○豎刀舊本作豎字俗刀亦有貂音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

寡人快慊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

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君公又

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為宮割陰猶尚可疑邪管仲對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魂猶尚

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失其守

以下人故曰失○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作君不任
苛病本也觀下文守其本之言似本字是

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為妖惑也

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

敢歸哭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

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

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

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謂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召

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

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

矯以公令令矯公命為不通人之命○注矯公二有字當在令命之下蓋先以命釋令也

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

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飲食與公公曰

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此三字疑

文衍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

人故無所得無使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

下降也社二千家以十五家也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

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

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蒙冒也袂衣袖也以衣

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楊門名扇屏也邪

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不欲三月不葬家正義引作

二殯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也言舊校云桓公非輕難

而惡管子也易輕無由接見也字疑見無由接固卻其

忠信接知也卻不用案固與故而愛其所尊貴也

愛其所尊所貴謂豎刀易牙常之巫衛公子啓方之屬也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曰尋是

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爲

道雖精不能見矣精微也故箕子窮于商爲所困范蠡流

乎江左越王句踐滅吳雪會稽之恥功成而還輕舟

此流意少伯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不知所終傳聞

異辭遂有流江之說歟盧云案賈誼書耳痺篇建寧

潭本作范蠡負室而歸五湖潭本作負石而踏五湖昔

秦繆公興師以襲鄭密聲曰蹇叔諫曰不可臣聞

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

舍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

能速趨壯也故進能滅敵去之能疾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

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

其可也君其重圖之重深也戒其繆公不聽也蹇叔送

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

有子曰申與視也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

三帥明矣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孫云均屬傳訛與師偕行

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遏師必於殽殽澗池縣西女死

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識之

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

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

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

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周公羊傳曰王城所謂王城也

王時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大夫要微也曰嗚呼是師

必有疵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

建國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梁仲子云左傳億

卅三年正義引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衿服回建

左不軼而右之衿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衿服回

而車右之不軼者兵車四乘也左君位也君不載詭回建注所釋殊不明此似言車上所建者考工記

有六建謂五兵與人也君不載以下字亦多訛竊疑

右之超乘者五百乘本連下為句高氏誤分之時秦

伯車不自行亦不當言左君位也蓋將在左御居中御

氏傳超乘者五百乘三○左傳作力則多矣然而寡禮

安得無疵力超乘而寡禮○注巨踊之巨當從左傳距

躍曲踊之距車中如何跳踊以上傳所載左右免師過

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訓○淮南人閒將西市於周

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

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擅稱君曰寡君固聞

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為大國

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

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

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術也視也於東邊候暗之

道侯視也暗晉國也○案李善注文還謝靈運述祖

呂氏春秋卷十六悔過九中華書局聚

今從善注改正而刪去舊校一作暗注亦同六字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

地入一作校云陷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

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

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盛還師去之當是

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之子曰

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

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

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

擊可大疆疆弗擊不可大疆十一字乃校者之辭臣請

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遏秦師於殽而擊之

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也也以說

於衆曰天不為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

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

有穀之敗也故智不至則不信蹇叔哭其子云晉人

信○正文舊本作智至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

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反敗穀也穀梁傳

多作而當云從不信蹇叔言生也○首句舊

大矣師敗帥執故害大也故不至之為害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

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

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也始首而可以

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

之無戾鞞而麇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麇裘投棄也郵

無罪尤也○驚蓋魯人名孔叢子作謗御覽同鞞字

舊訛鞞案當作鞞與芾韍絨字同孔叢子陳士義篇

芾正作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

遺者民莫之舉舉取也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邁也

本易曉也注就說文為釋非是子產始治鄭使田

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制民相與誦之

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左

氏襄卅年傳貯作褚同盧云案周禮塵人注褚藏釋文云本或作貯或作褚梁仲子云一切經音義四分

律第四十一貯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與猶助也左傳曰

引傳亦作貯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

之殖長也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子產若死其使

誰嗣之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

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君因不復用則二國亦無用賢

聖之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非徒不

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於民意亦可雖施二

舊作此詛案王肅注昭十四年左氏傳亦云施行也

改也今正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

二君者達乎任人也也任用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

安之也安習夫開善豈易哉也開通故聽無事治事治之

立也人主賢也聽無事謂民謗子產孔子無用之為

也又賢主能聽之故曰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為將

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也報白有貴功之色貴一作責

盧云疑是負功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

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秦策作篋令將軍視之書

盡難攻中山之事也說難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

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

矣論士議士也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

亡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以為己文侯賢主

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邪中主之患不能勿為而

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耳中庸之主凡舉無

易之事易○舊校云一作為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

孰敢以非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無敗事矣此湯

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王得而句踐

之所以能報其讎也越王句踐破吳於五以小弱皆

壹於為而猶若此又況於以疆大乎湯武以百里越

差為之前馬故稱小弱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為羣臣祝令

羣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史起興而對曰羣

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

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者得志則驕驕則亂故

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

之賢者之為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歟孟子王曰皆

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

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

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

可效也

○梁伯子云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澆

漳水為支渠以澆田水經濁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澆鄴呂氏所言不足據漢書溝洫志乃誤仍之左太

冲魏都賦云西門澆其前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

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

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

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聽從也史起

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

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

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

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

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

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案漢書溝洫志民歌曰鄴有賢令兮為史

公決漳水兮灌鄴旁千古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

寫鹵兮生稻梁數字不同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各

用矣似脫一案無所用下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各

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

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誼譁而弗爲

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啣啣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

由同猶與故啣啣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啣啣也

止善賢主以之啣啣也立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

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爲四世

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

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

○注魏世家王字衍以見定其終身不能從善此

言亦過梁仲子云左氏傳襄廿五年正義引此書云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澗若白

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

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孫疑

文倒據李善注文選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作不可為是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

愁慮以求之積累其仁心思慮其猶尚有管叔蔡叔

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勤

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流言作亂東夷八國之中最大

二叔不聽王命周公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

著在尚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梁伯

子以諸書皆言管蔡是周公弟唯孟荀及史記以管

叔為周公兄此又言蔡叔為周公兄益不可信全謝

山以皋鼬之會將長蔡於衛不聞長蔡於魯安得如

此注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喻微察其秋毫則

大物不過矣也過失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

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

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

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言無所損不取其金則不

復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止善此之謂也○止

改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

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而勸德此之謂也孔子見之以細觀

化遠也見其始知終也楚之邊邑曰卑梁云卑梁是

吳邊邑史記十二侯表及楚世家伍子胥傳皆同楚邊邑乃鍾離也此與吳世家所載皆誤其處

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

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

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也楚僭稱王

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單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

反攻之反更也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

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平吳楚以此大隆

隆當作格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光公子夷

昧之子也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

帷子楚二大夫也雞父之戰胡沈陳蔡皆佐楚戰故吳獲之夏姓齧名陳大夫○案雞父之戰獲陳夏齧

在魯昭廿三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

惟子定六年此誤合為一釋文云惟本又作惟羣

經音辨也音惟又反伐郢楚又復也郢得荆平王之夫

人以歸母在鄭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

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

身必窮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孝經曰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

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黃

孝經固古書也然則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二年

受命於楚與晉爭盟也宋言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應

也大棘宋邑今陳畱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

士羊斟不與焉與及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

子為制昨日之事也今日之事我為制也○陳氏樹華

春秋內傳政此或因始皇名改但左傳子為政我為遂驅入於鄭師

宋師敗績華元虜鄭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

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

傳曰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故凡戰必悉熟偏備

知彼知己然後可也古謂也良將人遺之單醪輸之於

獨享其味也華元羊肉不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凡

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注單醪亦作單醪李善

也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引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

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

或以為楚莊王事獨享宋邦又本作獨周形近而訛

正今改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介甲也作小

芥菜塗其雞翅也與此互異季氏為之金距以利鐵

其宅平宅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

昭伯怒傷之於昭公郈氏魯孝公曰郈氏昭謚也後傷

猶譖也○梁仲子云惠伯華禮記檀弓上注作惠伯

輦正義引世本作華字形並相近以字為氏當作以

邑為氏大孝公入世孫成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

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也禘大祭也襄公昭公之父

也○二入左傳淮南並同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

八當作八舞必以八成人乎盧云案秦遺戎王女

樂亦是二人斷然字誤魯自隱公初用六羽當有六

公止有二八觀高氏注亦本不誤乃轉寫之失也季

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審詳

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

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

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

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

辯其義辨別宜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

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

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

季同惡昭同惡公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

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

乾侯而卒猶遠不薨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為遠也

察微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

道惠王秦孝公之子駟也說苑雜言篇作祁射子古謝射通惠王問秦之墨者唐

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說苑唐姑無果字舊校

云親一作視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

於說以取少主也奮疆也少主惠王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

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行去也凡聽言以

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

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慙而徒以取少主

爲之悖慙誠也惠王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

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

也史定秦史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

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衰肌膚消也而智益盛

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皆俱也

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威王之

父也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爲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

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中謝官名也佐王制法制也

見韓非十過篇此作中謝亦通用盧云史記張儀傳

後陳軫舉中謝對楚王云云索隱云中謝蓋謂待御

有之官則知楚之官實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

也人細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

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

數怒人主以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卻豈不

難哉除猶開通也故曰而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案○

淮南兵略訓鸛冠子世兵篇俱作水激則悍矢激則

遠史記賈誼傳索隱引此正作旱以言水激則去疾則

不能浸潤也與兩家作悍不同但近所行陸佃注鸛

冠子本亦作旱小司馬又云說文旱與悍同音則亦

用也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

有度度法也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

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

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

宥也宥有利也又云為也注頗難通疑宥與圍同謂

有所拘礙而識不廣也以下文觀之猶言蔽耳

夫請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
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
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
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

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

天身也○則能舊本作別能今案文義改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者而非之也故曰淫說也不非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實也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喻明悖惑○盧云左氏莊十一年傳云禹湯罪己其興也以悖焉杜注云悖盛貌釋文云悖一作勃此當足以知以治之所悖為句不當訓惑疑是盛字之訛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可者其患

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所為善而從邪

辟使人從邪辟自謂善故曰其患也所謂可從悖逆也逆者乃從悖逆之道也

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

逆不肖者賢之邪辟者善之悖逆者可之也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立

復無所待也齊湣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齊湣王復待也

常士不能知其所以為義士田和立為宣王湣王之士也○梁仲子云前樂

成篇義士故尹文問其故問所以為而王無以應此

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

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邪公玉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為湣王臣其斃由在

此二入非欲以自斃也然二入卒斃之潛王無道齒殺之而擢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以自斃者也○梁

仲字云卓齒齊策作淖齒顏師古注人表淖音女教反字或作卓梁伯子云潛夫論作踔齒史記田單傳

徐廣作悼齒注東廟後行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論篇注亦同國策作廟梁

公孫龍稱之公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

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
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
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一作舊校云尹文曰王得

若人肯以爲臣乎

一作舊校云

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

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

廟一作舊校云

深見侮而不鬪

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

○大夫疑

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

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

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

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

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

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

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

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

治寡人弗怨也雖不可治言不怨也意者未至然乎王言意以為未至如

是○此注各本脫李本有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

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

不敢鬪者是全王之令也○李本無之字而王曰見侮而不

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

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

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邑也如衛如之齊潛

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

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亡率義以霸管子輔而成之不

以土地之大也今此潛王繼篡國之曹僭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山頭井

底不得方之者也

正名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鎮洋畢氏校本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

仁義禮律殺生

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

茲偽邪辟之塗可以息

息滅惡氣苛

疾無自至

應故苛疾無從來至也

夫治身與治國一

理之術也

日身治則國治也

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

所匿其力也

用作爲也遲徐也遲

分地則速無所匿遲

也

有之地獨自欲得疾成無藏匿無舒遲也

主亦有地

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

知邪私也

主無

所避其累矣

累猶負也謂主不以正臨之令臣

凡爲

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

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

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為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無以勝之也○舊校云

人官一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贍也好自治人夫人

主亦有車居無去車去猶釋也去讀去就之去○案居字舊在車字上係誤倒居字

當屬下句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詔諛諛賊巧佞之

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容也堅窮廉直也堅剛忠敦之士畢

競勸騁驚矣畢盡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

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

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若此則百官恫擾恫動

擾亂少長相越萬邪竝起權威分移家政在不可

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風化王良之所以使馬

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良晉大夫郵無正

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駟是

也○郵無正見國語即左傳之郵無恤舊本郵作孫

意即孫陽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

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

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放縱也悖亂也夫名多不當

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

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分也

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慎也故曰不可不審愈益也不審之而欲治猶惡溼而居下也故曰

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無

壅塞故曰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

數也御之得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

其理也厲王周宣王之父幽王周宣王之子言先幽厲偶文耳殺戮不辜曰厲壅過不達曰幽皆

惡謚也○壅過逸周書獨斷蘇明允並作壅過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

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而因用威怒有

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舊

校云一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

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過以用舊校云譽以高賢而

充以卑下充實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以汙穢之德隨

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將行罷怯以充勇敢之用故

也燕碧盧之亂矣玉非猗頓不能別也閻主之於名實

也亦不能知也是以趙高壅蔽二世以鹿為馬此之類

物志作薇蕪博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

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

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顧求之

愈不得者其此義邪此牛名馬故至治之務在於正

名各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

主主猶性也案注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

似主本是生字

知而不為雖知其功不與和而不矜和則成矣成而不

處而弗居也老子曰功成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

任之不制於物無胃為使止者不行謂土也行者不

能制之也若此人者王公不能屈何胃為物所制物不

乎清靜以公正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上下四方

之外四海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流此之謂定性於

大湫湫猶大寶命之曰無有形無形言得道也無故得

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慮故忘人也而人

慕之此乃所以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亦在其人也

非其道也注同今案下數句皆知德忘知乃大得知

也夫其非德也所以知大有德忘人知之非德也亦在其

也故曰不能使人知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

不明也幾近也至有德雖萬里人猶知之故曰不幾

遠不能近故曰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亦在其人所謂

詐不幾即今人所謂機警也此與聖人言不逆大明不

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化大明者垂拱無為而

假攝若周公魯隱勤理成之也夫其不假也亦在

本正也夫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其不假也○舊

全也乃備攝者務濟國事專濟歸之故曰莫人不能全

言但管蔡傾邪不達聖人難故曰夫其不全也周公有流

字幸之志於是公字又生之疑是生心是故於全乎

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也若

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

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宰澤被天下而莫

知其所自始自從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此人於

者雖不能備有但
能好慕則幾矣

審分覽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

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局外欲不入謂之閉○二語見文子

上仁篇淮南主術訓既局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

不以正子准法正直○准說文本作準从水隹聲而諸子書多省作准五經文字云字林作准今姑

仍舊本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正寧安身

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見鴻範

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

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

牖而知天道老子因人之德經之以知之二語亦是其出彌

遠者其知彌少能不知人而恃己明不故博聞之人疆

識之士闕矣短闕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傷堅白之

察無厚之辯外矣以外棄所不為也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為

者所以為之也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與出無異故曰

故曰所以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也召致東海之極

水至而反還反夏熱之下化而為寒寒暑更也故曰天無形

而萬物以成而天無所制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說與

同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其官得其入任此乃謂不

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

也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有以知君之惑也

以其言之得也以狂言而自得所君也者以無當為當

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待臣

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物不

識備識其物則為不備也有事則有不恢矣恢亦不

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

者數官然後成故曰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為車

哉特但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

也方道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道一者唯有道者

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鄙人小人也閉元王號令

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

往解之辯韓非外儲說左云兒說宋人善乃能解

其一不能解其一旦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

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

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

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乃能解

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

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

之也微射其獸走與故思慮自心傷也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

也自傷智差自亡也差過也用智過差極奮能自殃奮

也夏桀疆其能以肆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道遙修

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

別羣而無不同和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孤寡人君之謙稱也

能自卑謙名譽者不可防障此則姦邪之情得得猶知也而險陂讒慝

詔諛巧佞之人無由入無從自入而見用也凡姦邪險陂之人

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順也猶人主好以己為所己

好清所欲則為也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從阿阿主之

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

阿主之志也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為卑卑之為

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

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蒼頡作書蒼頡生而能書

寫倣鳥跡后稷作稼后君稷官也烈山氏子曰柱能

以造文章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皋陶作刑虞書曰皋陶

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

賊姦究女作士師五刑有服昆吾作陶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

制作陶谷堦壇為器○舊夏鮫作城築作城郭也此六

人者所作當矣當合也然而非主道者主一作校云故

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

不彊此之謂全人全人無虧闕也

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

愈長矣長大人主以好暴示能以能暴示衆○舊校云

也注暴示乃表暴之意若作能以好唱自奮奮人臣

以不爭持位君此不爭持位非忠臣也以聽從取容

阿意曲從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有司大臣也大臣

思補過此聽從取容無有正君者是臣得後隨以進

其業後隨隨後也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耳雖

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五音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五色心雖

知不可以舉舉不可取勢使之也言其人志意傾邪故曰勢

也使之凡耳之聞也藉於靜有藉假也靜無聲乃靜目之見

也藉於昭昭明也非明目無所見心之知也藉於理去物

斷義非理不決故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三官

耳目心不得其正故曰廢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

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亂擾上下不

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雖知就利避害

利避害之本也去其本而求之於末馳騁而因耳矣

此愚者之所不至也馳騁田獵也田獵禽獸亡國之

曰愚者之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言不知其君不

為國之本治無骨者不可令知冰貪暴施仁惠若無

骨之蟲春生秋死不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

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其理

為可道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也昭釐謚

子起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康子與趙襄子共

減智伯而分其地生武子都宜陽生景侯處徙陽翟

釐侯景侯也○梁伯子云史記韓世家貞子生簡

子簡子生莊子也莊子生康子徐廣謂史記多無簡子

莊子無表亦全然據世本誘似未見此也昭釐侯史

莊子無表亦全然據世本誘似未見此也昭釐侯史

子非昭侯乃懿侯也昭釐侯令官更之以豕小使官官以

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

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

耳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相曰何以知其聾以其

耳之聰也下○聽舊本作聽訛今案何以知其盲以其

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

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

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也任用以此言耳目心智之

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闕短其所以聞

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

行博曠固必十里之閒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

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之國其以意

林作而欲南撫多顛南極之國○西服壽靡西極之國靡亦作麻○大

荒西經作南服壽麻南字訛注引亦作麻北懷儋耳北極之國○大

何哉何以意得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

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

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

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

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

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

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

得之矣賢愈得知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

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

則仲父易哉為君習近習所親臣也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

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

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閒藜羹不

斟七日不嘗粒無藜羹可斟無粒可食故曰不斟不嘗

也前慎入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

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閒食熟須與謁孔子而進

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

而後饋孫云御覽八百三十八後作欲李善顏回

對曰不可嚮者煤炭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飲之

煤炭煙塵也入猶墮也○煤炭舊本訛作煤炭孫云

選注作食煤炭仲子云盧玉川詩當天一搭如煤炭

政用此室與食形近致訛今定作墜今皆依舊本注煙塵

下多之煤二字乃衍文又墜作墜今皆依舊本注刪正

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

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不可信弟子記之知人固不

易矣識記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任數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長故李子曰非

狗不得免兔化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官有

似於此似作君而好治人官職其臣蔽之人時禁之時人

有止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者

也精甚被篲日用而不藏於篋被篲賤物也日用掃除

治人臣之職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識

與被篲何異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則志衰也舉

動作臣安社稷利民之事未必能獨當是自三者非君道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舊校云

案虜與慮皆不可解世本云隸首作容成作厯羲和

作占日尚儀作占月

○尚儀即常儀古讀儀為何後世遂有婦娥之鄙言

后益

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

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白乘雅作駕○舊

校云雅一作持案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馬楊倌注云呂氏春秋作一駕一字或衍文疑舊校持字乃

杜字之誤杜寒哀作御○寒哀即世本之韓哀古寒

卽相士也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

作筮著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

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

在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人任其聖王之所不能

也所以能之也任其所以能其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

老子曰不知乃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勞

○謂疑衍否或上當有之字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

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

也日能燭之○日舊訛月注非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

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

而意不可障大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障塞精通乎鬼

神深微乎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

下皆反其情南面當陽而洽謂之天子也黔首畢樂

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無莫故善為君者矜服性

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

也管子復於桓公復白曰墜田大邑新序大作鞞田韓詩外傳作墜田仞

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邀請置以為大

田甯邀甯戚○古戚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

朋請置以為大行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蚤入晏

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

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外傳新序皆無大字御覽

二百七十三無臣字梁仲子云平原廣城○城疑城

管子小匡篇作鮑叔牙為大諫平原廣城○城疑城

車不結軌士不旋踵結交也車兩鼓之三軍之士視

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新序作成甫請置以為

大司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決獄折

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管子作賓須

說苑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為正梁仲子云小匡

篇作子旗為大理子旗蓋弦章之字孫云韓非外儲

說左下作弦商請置以為大理大理治君若欲治國

疆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

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受管子十年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

也不任己之不能○黃氏曰抄引而以盡五子之能

況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
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

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
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
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
官慎職而莫敢愉縱愉解縱緩○舊一作順人事其事以充
其名治也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
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
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
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虛飾而事實
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
好淫學流說邪說謂正道為淫學賢不肖各反其質反
正行其情不雕其素素樸也本性純樸不雕飾之
質正行其情不雕其素為華藻也○行其情舊作其行

情辭云李善注文選齊竟陵王蒙厚純樸以事其上

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

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衆干度之議者不聽之

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功○案功字必誤疑當為効又疑是効此二

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

惡之心好愛惡用虛無為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以

聽有用之言謂之朝正有用之言謂忠凡朝也者相與

召理義也致召相與植法則也立植上服性命之情則理

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曲撓

貪得偽詐之曹遠矣衆曹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

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

乎知性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為無益之事唯道是從利民而已故子華子

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也子華子體道人正性是喜羣

衆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專正之盡能既成四夷乃

平和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此神農之所以長而

堯舜之所以章也明也人主自智而愚人

自巧而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

者此之謂也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

也請巧智者詔矣教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聽益請者愈

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所不能盡無以

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必固為人主而數窮於

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

自多反更大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

因而不為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去想

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復

自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實道尚不知不知為貴因循

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奈何為實也○自有

道之主以下亦見淮南主術訓一二文異不復別出

此為實舊校云一作寶則正與淮南合觀此注意似亦當作寶為是

日月之所燭燭照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裔也禹曰

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皆四夷之遠也趙

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韓非外儲說左上計

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中韓非作

是二人中大夫一日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也以用相國

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易

舊作見訛今非晉國之故法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

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謂耳任登之名目

舉豈復假耳目哉○舊本吾又耳而是耳目人終無

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

者畢力也畢盡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

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

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

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

王之非苟遠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

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即伊尹釣者

夷吾僕虜即百里奚之輩非阿猶大匠之為宮室也

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譬功丈而知人數矣譬相也相

賢篇作此功校而知人說苑尊故小臣呂尚聽而天

下知殷周之王也殷之盡周之興此注誤小戶管

夷吾百里奚聽任舊校云一作任而天下知齊秦之霸

也豈特驥遠哉說苑作豈特船驥哉夫成王霸者固

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當說見蘇秦而天下知

用唐鞅當說苑本作唐鞅亦見齊用蘇秦而天下知

其亡○舊本無知字又其字訛非其人而欲有功譬

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若說苑作苦射魚指天而

欲發之當也○當中當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若說苑作亦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欲失之乎

勢求之乎國危恃有國故危也吞舟之魚陸處則不

勝螻蟻螻蟻食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

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

也察知此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達通不

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之周禮象胥掌蠻夷閩越戎狄

羈南三千里內被服五常華夏之盛明胡不用象譯狄

鞮也○注象胥下舊本行古字今刪閩越周禮作閩

南七字疑衍文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千

呂氏春秋卷十七 慎勢 十三 中華書局聚

畿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

千里以為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

小其多不若少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

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其姦回昏亂雖大輕是也故曰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注舊本作在德

之休明雖大輕文有脫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

漏今依傳補十二字勢全威衆多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文選陸士衡五

等論引作所以博利博義也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

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

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穀化王者之封建也

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海上有十里之諸

侯海上海之上言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

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家室也王者以天下為國故

日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滕費小故逸也以宋鄭

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以齊楚則舉而加綱

旗而已矣齊楚最大勞故曰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

彌易濟用大使小國無大勞故曰彌易湯其無鄣武其無岐賢雖十全

不能成功鄣不能以成功業○鄣說見慎大篇湯武

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

小吉以小畜大滅滅亡也以重使輕從順以輕使重凶

凶逆也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

槃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

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勢賢士之

尚為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

易苦倒矢而射橫戈而戰武王由是彌易凡王也者窮

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樛案○

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泥用輶山用樛釋音云
昧乃鳥切推版具又淮南齊俗訓譬若舟車輶昧窮

廬葉林宗本作隸俗本作鳩因其勢也者令行○案

至脩務訓葉本亦作鳩矣其勢也下似當云因其勢者位尊者其教受受威立者

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

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

舜不能不能以行其化諸侯不欲臣於人而

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奚何權輕重審大小

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

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

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

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

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尊卑皆有別疑生爭爭生亂

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

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免

走百人逐之

慎子名到作法書四十二篇在申不害韓非前申韓稱之也○注舊本作四十一

書一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

非一免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未定者人欲望

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屈竭也積兔滿市行

者不顧顧視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

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其分土畫界各守

當○注定分似莊王圍宋九月莊王楚穆王子共王父也圍宋在魯宣十五年

年○春秋圍宋在宣十四年之秋踰康王圍宋五月康

楚共王審之子莊王之孫也聲王圍宋十月聲王楚

宋君病不以告故不書於經章之孫簡王之章在春秋後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

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德故曰以宋攻楚也凡功之立也

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

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簡公悼公陽生

之壬子也陳成常陳乞之子恆也宰予字子我○注壬舊本作王子訛今改正闕止字子我諸子遂誤以

予為宰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

一人也相憎不可並也願去一人也故願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

○舊校云而一作議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

簡公於廟○說苑正諫篇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

用鞅之言以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

也與無悔同恨悔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

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周鼎著象

慎勢

七曰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

心不同如其面焉故國不能安寧也詩曰如何以知

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關尹

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

老耽困學紀聞子列子貴虛體道人也陳駢貴齊陳駢

十引仍作老駢

齊人也注舊本道書二十五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陽生

貴己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李善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

古多通用楊朱陽楊孫臏孫臏為齊人此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謀兵

史漢皆以孫臏為齊人此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謀兵

事貴先建策也兒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本無

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本無

入必不如是而止應有斷制語後安死篇故反以相

考無從有金鼓所以一耳退擊鼓則進必同法令

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

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

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

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舊校云穴一作其唯聖人

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足以成

也

不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區以別也不同目

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

聲清商濁宮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正者平軍必有將所

以一之也將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

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說見前舊作

搏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

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驪馬在邊曰駢策在中曰服

四馬者六轡乃四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者何詹子對

曰何聞為身不聞為國身治國亂未之意林兩為字

即改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為國之本在於為

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

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治為此四者異位同本

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窮亦極也約之則無

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

有其材者為近之近猶知也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

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

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

材材從林生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

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

物而莫不宜當合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彭祖殷賢大

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此之五帝以昭神農以

鴻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

明鴻舜有虞神農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治世體道昭

盛也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吳起衛人為

為西河太守商文蓋魏臣也○梁仲子云商文曰文

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

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也若如

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重置猶委也今日釋璽辭官其

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此可不注又

不應在次見下得無後人所為乎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

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

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言不吾若也位則在吾

上命也夫事君由言事君天命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

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此下有當此之

壯四字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

子也少選須與也與猶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吳起

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

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譖之於武侯故曰困

於王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起大難後在楚事悼王○盧云

貴人相與射起起伏王尸而死見史記本傳此書後

蔡澤傳皆言起支解此亦可信既攢射夫吳勝於齊

矣何必不鬻割唯此注言車裂則非是

齊於艾陵破而不勝於越王越夫差於五湖齊勝於宋

史表滅宋者齊潛王也而不勝於燕齊燕昭使其毅伐

執一

也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羸絀之化邪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昌乃春好卷葉十

卷一

增批滿全圖

...

...

...

...

...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鎮洋畢氏校本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諭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

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也故言動欲後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

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實德

實也名德行之名也蓋虛名可以為致顯實難以詐成故以其實考責其名也○注蓋虛名可以為致舊

本多作虛稱不可正則說者不敢妄言其為名實而為致今從劉本改正

人主之所執其要矣要約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

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子思伯魚之孔思對曰蓋

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

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

舉也去駭從不駭

也駭擾

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

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魏惠

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

其後也

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韓哀侯滅鄭初兼其國昭侯哀侯之孫也故適使

封鄭之後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

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

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

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晉公拘於銅鞮大

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也

謂魏

國也言韓當為大國所憂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曾為晉公所執於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不憐也欲

使韓封鄭之後故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

勿復言

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故令客勿復言也

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

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厚也

厚多

公子食

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遂飾好其非過魏昭王問於田

詘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昭王哀王之也東宮世

王之漢子詛據魏世家改正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

諸乎舊有是言不可字今刪田詘對曰臣之所舉也是言有

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于于乎也○盧云古于乎通列

云敬順釋文田詘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

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

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

王無以應田詘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

先生其聖乎己因以知聖對昭王田詘謂昭王有非其

有田詘不察也察知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

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惠王趙襄子後七世

生事治偃止也○注吳娃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

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

實虛空今藺離石入秦二縣叛趙自入於秦也今屬西河而王縞素

布總編素布總喪國之服是訛字故竟定作布云東攻

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得國之樂也言秦得地而王

布總秦得藺離石也齊亡地而王加膳置酒而所非兼愛之

心也是此所非疑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

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

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衛嗣君欲

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嗣君嗣

世平侯之子也秦貶其號為君薄疑其臣也故以重

稅告之謂民為愚○注舊本後下衍一也字今刪以

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言民自藏擇失也○注失也似

見當作異也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得知猶其

不知在上也為官言不知其謂官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

不知在民也為民言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

聽矣聽從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

不知反諸己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

善之族也為公子沓相公子沓訾之曰申子說我而

戰為吾相也夫言不毀也說我相也夫不滿之辭○此

兩節注皆非是公子沓為周之相非申向相公子沓

也毀其說我而戰懼將以我為相尊嚴之故而然歟

如是與下文皆昭合今注乃言公申向曰向則不肖

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

哉孰誰公子沓無以應也應答戰者不習也不慣習見

戰而使人戰者嚴駟也嚴尊駟驕○案意者恭節而人

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
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可言以嚴駟者失則可也

審應覽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

年不言高宗殷王之故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也德義高美

古之喪也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

也卿大夫恐懼患之憂患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

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善古之天子其

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

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創桐葉以

授叔虞周禮侯執信主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

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戲不誠

苑君道是篇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

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

弟也傳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天帝謂己曰余

命而子曰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

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

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輔正荆莊

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莊王楚繆王商臣之子旅也

滑稽傳成公賈入諫序○孫云史記楚世家作五舉新

說齊威王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禁止對曰

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讒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設

也何不施讒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

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使王射不動曰有鳥止於

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

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覽觀是鳥雖無飛飛

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沖至也駭驚也賈出矣不穀知之

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

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

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讎也賢於太宰

嚳之說也太宰嚳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嚳晉柏州

犁之子州犁奔楚嚳自楚之吳以為太宰成公賈之讎喻乎荆王而荆國

以霸莊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

發行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

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譖日之役

者有執蹠瘡而上視者蹠亦難曉說苑權謀篇作執

柘杵梁仲子云墨子備穴篇云用掃若意者其是邪

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東郭垂作管仲

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延引級階

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也管子亦當作管

仲子邪言伐莒者文似倒而實順管子曰我不言伐

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

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

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

者衰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矜

也○顯然喜樂意林作歡然喜樂舊本呂氏作善樂

又清靜意林作清淨本亦多同唯李本作靜又艷作

沸說苑字句亦闕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

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喙而不唞喙開唞閉

作吟說苑作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

吁而不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

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

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匿藏

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

詹何體道入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尚賢仁而貴禮義
魏文侯友之老耽學於無爲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
三川竭知周將
亡孔子師之也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

好蜻者好○列子黃帝篇作有每居海上注○孫云李善

通擬阮步兵詩作每朝居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

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蜻蜻蜓小蟲細腰終日玩之

而不去弄玩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居所○注頗

處或本傳寫訛所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

無至者矣中○孫云選注羣蜻翔而不下勝書說周公旦

曰說○韓詩外傳四但作客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

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

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

勿言乎精微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

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

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病皆作誅外傳說苑口疇

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之心不能知周必病

○注必病下似當有一己字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

弗能窺矣窺猶見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

離矣孔子見温伯雪子不言而出伯雪子子貢曰夫

子之欲見温伯雪子好矣○孫云莊子田子方篇子貢

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

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舊校云擊一作解故未見其人而

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也同合也聖

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

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白公楚縣也楚僭稱王守縣大夫皆稱公太

子建為費無極所譖出奔鄭與晉通謀欲反鄭於晉鄭人殺之勝與庶父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報父

之仇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期率師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離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微言微

之言陰謀密事也孔子知之故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

水奚若注勝與庶父當作勝請庶父白公曰若以石投

之能取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

易牙嘗而知之淄澠齊之兩水名也易牙齊桓白公

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

之謂者為可耳知言言仁言義言忠信仁義大白公

弗得也知弗得不得知謂則不以言矣以微言言公言者

謂之屬也謂之不仁不求魚者濡爭獸者趨符列子說

魚者濡逐獸者趨文子微明篇亦同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義去不仁不

至為無為至德之人為乃無為無為因天無為人能體

也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

末小也白公不能蹈無為遂行其志殺子西子期而

有荆國葉公于高率方城外衆攻白公九日而殺之

也法室法室司寇也應訓俱作浴室齊桓公合諸

侯也合會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

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

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

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

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

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

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

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

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

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

之南故假道於周也襄公文公之子驩也按春秋經

襄公以魯僖三十二年即位至魯文公六年卒無卜

三塗為祟之言也魯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屠蒯如

周請事於洛與三塗襄弘謂劉子客容猛非祥也其

伐戎乎陸渾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傲戎備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
 洛陸渾人不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
 於楚也計襄公卒至此乃九十六年歷世亡失按傳
 晉頃公也此云襄公復妄言也○注引傳多訛今悉
 據傳文改正唯非祭也作非祥也誤涉昭十五年傳
 非祭文天子許之天子周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
 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
 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襄公周
 萇弘乃景王敬王之大夫春秋之末也以劉康公乃
 世推之當為晉頃公其不得為襄公明矣

傲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
 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
 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萇弘則審矣故言不
 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精諭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

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舊

一作云毀譽衆口熏天熏感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

主猶惑之也惑分別疑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

以為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昭

重字當亡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

有亡者國句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

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

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無辨也辨可不可

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

為治禁法故辨而不當理則偽偽巧知而不當理則詐詐

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洎

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史記秦本紀

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桓東

少年場此書期賢篇扶傷輿死亦是意林作有人得

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意林

黨以告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意林此者必得

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荅之曰安之此必無所

更買矣○意林作必無人更買義夫傷忠臣者有似

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

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之議辨人

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

以世詭辯反自為箕子商容以此窮也箕子紂之庶父

也人老子所從學者周公召公以此疑也管蔡流言故

有周親不知如仁人此之謂也無異脊以此流流死

生存以安危從此生矣此謂若鄧析無子產治鄭鄧析務

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舊校

子粹下同案玉篇粹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

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

○舊校云日一作因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

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

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

析之類子有如鄧析者無能誅○案列子力命篇亦云

析而用其竹刑駟獸乃代子太叔爲政者則鄧析子

產並不同時張湛注列子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

也析死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

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

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尙可以見

人乎對曰子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顧反是者數傳不

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

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

惑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

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戾也齊人有

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六國為從也

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

止其行關西為橫髡以合關東從為未足復說欲連

又以讀為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

少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倅而齧其指先王有以

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倅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

明不當大巧為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絕殊假

令倅見之則自銜齧其指不能復為故言大巧之不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

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

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

本經訓道應訓皆有此語

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

與約空雄地名遇會也約盟也○空雄前聽約曰自

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

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

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

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

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

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

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

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

辯士也論相易奪也龍言藏之三牙辯說也若乘白

馬禁不得度關因言馬白非白馬此之類也故曰甚

辯也○謝云藏三耳見孔叢子公孫龍篇耳字篆文

近牙故傳寫致誤愚意藏我古字通用謂羊也此作

聽者以君之故為三耳是也龍意兩耳形也又有一司

是作三牙又案新論言龍乘白馬無符傳關吏不聽出關此虛言難以奪實也今此注意又相反非也

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少選與明日孔穿朝也朝見平原

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謂昔昨日也其辯

也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說

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

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說未聞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舊

者乎上有也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

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奪也○孔叢子有

理二語亦荆柱國莊伯柱國官名若令其父視曰日

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

無馬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圉人曰齒十二與牙

三十馬上下齒十二牙上下十八合為三十謂若公

其文與注皆難曉○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

之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析言破律宋有澄子者亡

緇衣求之塗塗道也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

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

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

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猶得

便也澄子橫認路婦緇衣計其禪與宋王謂其相唐

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

宋王康王也言何故不畏我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

不善善者故為不畏引論衡作善者胡為畏王欲羣

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

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

無對鞅令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惠子為

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一作舊校云民人

皆善之

王相也惠孟子所見梁惠王也

獻之惠王惠王

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

翟翦翟黃之後也

惠王曰可行

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

今舉大木者前乎輿譁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

善矣

輿譁或作邪譁前人倡後人和舉重勸力之歌聲也

豈無鄭衛之音哉然

不若此其宜也

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人所說也

夫

國亦木之大者也

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法未可用也故

曰善而不可行也

淫辭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

矣辭難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也

猶尚察而以達理明

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

惑誤古

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

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

傳授惠子辭謝不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

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

聽寡人也聽從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

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

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

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

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

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許

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

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郵郵邑名也自

於齊也齊威王幾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

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不免

也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惠王幸享以不受之名

誠也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

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匡章孟子弟子也蝗蝻也食

蝗為騰論王與惠子檀相禪受害於義者也○梁伯

子云高氏注淮南汜論訓以陳仲子為孟子弟子此

以匡章為孟子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

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

矣甚於惠子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公謂雖

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

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望若施者其

操表掇者也施惠子名也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

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

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而能公何事比施於

螻螟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

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

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為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

之此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大術之愚為天下笑

得舉其諱舉天下人笑之得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

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

士民罷潞潞與露同○國家空虛府藏也天下之兵四至

救邯鄲之兵從罪庶誹謗怨望也諸侯不譽皆道其謝

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翟翦言惠子之法善

說其宜也嘗謝負於翟翦而從其謀社稷乃存也○若

注嘗疑是當末也字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

衰矣名寶散出以賂鄰國也土地為仲父大名也讓

國大實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

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害賊幸而獨聽於魏也之言惠子

見聽用於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

亦可乎匡章之非惠子不亦可也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

之以疆力以疆也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

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徐行豎子操蕉火

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樵也蕉薪入於門門中有斂陷

斂讀曰脅○斂從欠呼濫切疑即坎窞注不可曉舊校云陷一作墮梁仲子疑斂為斂字之誤新婦

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家氏婦氏此與衛

策滅寵徒白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選

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

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

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

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汗因汗誹辟因辟是

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

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為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不屈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

而不可食市丘魏邑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知五味也○梁仲子云市邱之為魏邑無攻市疑是市讀

若貝與市字異沛邱齊地見史記齊世家左氏莊八

年傳作貝邱沛貝音省文作市盧云昭廿年傳齊

侯田于沛釋文沛音貝是則沛邱之即貝邱信矣余

案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呂氏春秋作函牛之鼎不

可以烹雞疑當以函牛為是函牛之鼎大鼎也與喻

鼎以烹雞多汁則澹而不可食少汁則燠而不熟其

文與此正同市邱沛俱不聞以鼎著名今欲言

大鼎何必定取某地所出然蔡集舊本亦注云一曰

焉邱注之鼎故并載梁說以俟後來擇少洎之則焦而

不熟焦燥難熟然而視之螞焉美無所可用螞讀齧齒

好貌○螞字無致疑是螞與偶踽皆同惠子之言有似於此而似此鼎好

呂氏春秋卷十八 應言 十四 中華書局聚

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甑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螭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龍人也昭王燕王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

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之相國也

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曰今王興

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

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

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

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

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

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令孟卯割絳窳

安邑之地以與秦王云孟卯乃孟卯之誤淮南子注

魏策芒卯謂秦王曰王有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

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

今此云割絳窳安邑之地窳疑即汾之異文字書不

載梁仲子云安邑魏都也柰何割其國都以與人此

殊不信王喜令起賈為孟卯求司徒於魏王即起賈疑
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卯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為
司徒無用卯臧亦魏臣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詔起

賈出遇孟印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

公之主甚賤公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公謂公

印孟印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

徒孟印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印也孟印

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

絳竊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言王使負牛

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負牛當亦是印雖不肖

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印如身王

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二疑也臣見令臣責令秦印

雖賢固能乎言不能也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

徒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鎔錘

矣而因得大官割分也鎔錘兩也謂分絳竊且何

地以給之足給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印令秦得其所

欲田邑秦亦令孟卬得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尙有

何責魏雖彊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

孟卬為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許綰

誕魏王誕詐也許綰秦臣也秦實未為帝魏王將入

秦魏敬謂王曰策○魏敬魏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

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

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

也三論謂河內與梁及身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

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舊

在甚字之下乃輟行輟止不入秦○舊本輟秦雖大

勝於長平三年然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坑其卒

也士民倦糧食此二字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

魏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有之勢有是之勢是而入大

蚤大蚤奚待於魏敬之說也言何必待魏敬之夫未

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舊本作夫

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

行正文九字又於兩將字下俱注將大二字殊謬其

誘豈不諳文義而以兩將字為句乎今削去入與不

應言

八曰今有羿蠡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

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蠡蒙羿弟

子也亦能百中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為弓名○

蒙音薄江反似未攷乎此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

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

勞而無功矣湯嘗約於鄣薄矣薄或武王嘗窮於畢

程矣程畢程畢豐○程與程同孫宣公孟子音義程皆

程在咸陽案周書大匡解維周王宅程三年孔晁注云

焉而遭饑饉乃徙豐焉是豐程不得為一地雍錄云

豐在鄆縣程在咸陽東北案孟子云文王卒於畢郢

文王墓在今西安府咸寧縣畢程疑當即畢郢伊尹嘗居於庖廚矣太公嘗

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

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

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子賤孔子弟

讒舊本作說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屈節解

吏作史下文邑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

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

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

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勉猶二吏歸報於

君報魯曰宓子不得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

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

吏也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

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

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遺發而

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

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

要要約最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

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

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

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

類也故不欲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

子之德至矣使民聞行聞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

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

彼施至誠於近以化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宓

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

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
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
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
通於天乃通於天水疑○五字誤衍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
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以誠說則信著
之以誠治則化行之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
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動感神化言不誠不能行也
其化也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鎮洋畢氏校本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為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

人能蹈之者少故曰不足所有餘者

妄苟也

子妄作苟為不尊理義也

民之情貴所不足賤

所有餘

所有不足者理與義也

故布衣人臣之

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

繩正也行如此者雖死

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

伯夷衛之弘演身雖死亡天

下聞之益貴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

舜湯

通微義斲削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苛者非獨舜

與湯也言雖聖不能無闕况賢者乎注

飛兔要裒

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

飛兔要裒皆馬名也日行萬

材猶有短力有所不足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

矣正材難得故也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

捲乎后之爲人也釋文云音權郭音眷用力貌葆力

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戴攜子

今戴舊本作妻訛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

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

剛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已止又欲

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漫汗也而自投於蒼領之淵猶投

沈也蒼領或作青令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

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

又因務光而謀子成相篇作牟光務光曰非吾事也

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

彊力忍詢子詢辱作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

謀夏伐桀○莊子無夏字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

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

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

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

也○不忍聞之故投水而死潁水注引云卞隨恥受湯讓自

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傳嵇叔夜高士傳並言投洞

本作桐水司馬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圖之武者

遂之遂成一也○舊校仁者居之居處古之道也吾子

胡不位之作○莊子請相吾子也胡言己請為吾子為相

字○疑衍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上天子謂桀廢殺

民非仁也戰伐殺民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

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

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水募水名也音千伯之

伯子○募無伯音疑募之訛莊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

擇卜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

察也察見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之賴

也賴利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欲於

一曰善也無能不漫於利不牽於執漫汗牽而羞居濁世惟此

四士者之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卜隨務光

四人者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

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

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浮也釣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

子亡戟得矛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

也之矛卻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心不自安○舊校云

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

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

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

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高唐齊邑也孤叔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

餘子當其馬前而問之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

矛豈亢責也哉亢當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尙

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

離其難濟入也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也反還令此將

衆亦必不北矣北走也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

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

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

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名光頃公之孫靈公之子

景公之兄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袍

績疑績也○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

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徒但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

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
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
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歿舊校云謂此當務
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加上也

離俗覽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自舊校云動必緣義行必誠義

所行誠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

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

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

敢受也罰誠當雖赦之不外遠不敢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

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善注舊本反作及孫據李

銘所不改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名杵白莊公

子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

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

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也去孔

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為魯定公萬乘難與比行三

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作不苟且云一子墨子

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公尚過也公上過語

墨子之義義道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

越也苟誠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

子社二十五家也三百社七千五百家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復自子

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

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

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

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萌民也越王不聽

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用越為之也

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

受○舊校云一作愛是以

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

以○墨子作是我

翟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此兩翟字訛翟字無攷當是翟字之誤

凡人不可不熟論

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

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

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

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

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

遁復走也至於郊使

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

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

臣者

○舊本缺臣字今據說苑立節篇補渚宮舊事作則後之為將者此處者將二字若乙轉可不

添臣字

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

天下撓

撓弱也

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

○字從

渚宮舊事補此脫在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

○梁仲子云案此即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

吳卒之事檢傳上文言伐吳之役為吳所敗未能全

遂相傳異說夫與傳違蓋子囊之死適當旋師之時

王亦何至忍與子玉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

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鄣岐之廣也

鄣湯所居也岐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順從○舊校

武王所居也荆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靈王作

臺百姓怨怒公子棄疾弑之而立是為平王白公勝

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出奔鄭人殺之勝請令尹子

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讎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

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故曰乾谿

白公之亂也○注舊本殺之字嘗有鄭襄州侯之避

殺報訛今改正并補勝請二字矣鄭襄州侯事晉而而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
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
忠雖百世猶不可忘故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
曰非獨厲一世之人臣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

○韓詩外傳二新序節士篇史記循吏傳皆作石奢石渚宮舊事與此同循其為人也公直

無私王使為政昭疾之子楚平王棄道有殺人者道新

序同皆誤也今從外傳史記相合石渚追之則其父

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

不忍不忍行刑也阿有罪廢國法不可阿私失法伏罪

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免父殺身忠孝之義王

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職也石渚辭曰

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

赦之舊校云君令一作令吏上之惠也不敢廢法

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

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冒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

且孝矣

高義

三曰為天下及國也為治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

義不賞而民勸也勸善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

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

之高西岳會稽之險山名在吳郡不能障矣障防也闔廬之

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孫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

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迴通澹乎四海疑未是也澹乎四海疑未是也劉本

作泊也亦是妄改或是安也與愴義同或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

地載愛思不臧臧匱也○思舊作惡校云惡一作思

虛素以公素質也○注惡疑當作虛王疑當作正小民皆

之皆公己也○己誤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

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得猶知也此之謂順

情情性也順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沒

於前名明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利民之化而民

不識識知也季世視之則不知堯也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

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

章之彭舜曰以德可也德行德三年而三苗服李善注云

文選王元長曲水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

太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注之險也疑是

地皆險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

有以見先德後武也故曰先德後武舜其猶此乎舊

一作云此其臧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

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

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

母也膳昨之也麗姬易之易猶毒也○梁仲子疑是

○注之字疑衍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沃歸膳故

足義不嘗人死食狗狗死故誅

曰所由遠姬施酖于酒

寘嘗人死食狗狗死故誅

太子太子不冑自釋釋理也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

甘遂以劍死○案傳云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

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燬宣公庶子頑烝

宣姜而重生之無禮不禮重耳也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

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此與淮南人闕訓

同黃氏日抄云恐無此理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襄公名茲父桓公御說之

子之鄭鄭文公不敬厲文公名捷鄭被瞻諫曰臣聞賢

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

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成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及

楚子玉鬻之曰公子羽反晉國則何報不穀對曰

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則何以報我

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洽兵遇于中原其

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

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

呂氏春秋卷十九上德七中華書局聚

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咎乃送諸秦推此

言之不為慢之也○注本左傳雖然下則字衍廉

而儉傳作廣而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注入晉納也○

也晉既定興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

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

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

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

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

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

義之為利博矣博大也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

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為陽城君所善○莊子

天下釋文引向秀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

儒家之碩儒此注非下云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
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
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

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續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我謂孟勝也屬託也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二人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二字句上當有二人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當聽非今

改遂反死之反死勝於荆孟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

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

世之若客也○義未詳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

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

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也可用闔廬之

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

吳起衛人為楚將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

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

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孫云御覽二音

固兩用之下皆有術字國雖大勢雖便卒雖眾何益

然案下文似不當有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

不知用之何益於

爲用也

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無遺民不爲之用故滅亡

多用民之論不可

不熟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

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

民之用惑莫大焉

祈

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

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

賞罰不充也

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不懷不威故不爲之用也

湯武因夏商

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

以用之也

管仲商鞅

民之用也有故

故事

得其故民無

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

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

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充也榮利所以爲賞

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

無不可 闔廬試

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

試用習肄之也

句踐試其民於寢宮

○舊作寢宮劉武篇正作寢宮今從

劉民爭入水火

○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

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

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卻

之一卻猶止也

○舊校云卻退

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為勇

者興懼者變

莫邪利怯者鈍也

勇者以工懼者以拙

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

庭氏之

未世也其君無道故

自攻之神農炎帝

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

詩云邦此之謂也

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

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

也立成

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

終身為一人之

皆能用

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

當云不可不

察之本少

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

法管准

宋人有取

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瀾水

倒殺投棄之○梁仲

雞作投之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鸛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無益於不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不民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用爲之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行之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

注節飾也○節疑飾飾

也或是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

日夜祈用而不可得也若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

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曰七尺仞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

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有讎而衆不若

無有厲王天子也厲王名胡謚法殺戮不辜曰厲周夷王之父有讎

而衆故流于彘禍及子孫流放也彘地名今微召公

虎而絕無後嗣微無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式

此注大謬周本紀云厲王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己子代太子得免是為宣王是也虎

臣宣王似當今世之人主多欲衆之○似當作而不

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位○注有

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愛之謂也有

其形不可謂有之○形體也下之位也舜布衣而有天下

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由此多其讎生矣

有無之論不可不熟熟猶知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

立猶見也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

導之導猶先也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

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

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

以無敵也無能敵之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

如神也其人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魏武侯之居中

山也雜○韓詩外傳十新序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

者何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樂羊伐中李克對曰驟戰

而驟勝驟數也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

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

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

之物欲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欺上下俱極吳之亡

猶晚猶尚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為越所破自劉於干隧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一作舊校云退左右旋

中規東野稷其名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過猶勝也使之

鉤百而少及焉不達也顏闔入見見謁莊公曰子遇東

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也按魯世家莊公桓公之子同

若實顏闔在莊公後十二世矣觀之咸陽市門之金固

得載而歸也李○梁伯子云東野稷事此本於莊子達

生篇釋文曰李○梁伯子云東野稷事此本於莊子達

公太子是衛莊公余致幣顏闔李云魯哀公亦見衛靈

為衛莊公是也莊子列禦寇篇言魯哀公問顏闔則此

傳聞異辭耳高氏未加詳考誤以為魯莊公訾呂子

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

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

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

臣是以知其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御馬速疾故知其敗也○此注非是猶求

其馬即下所云極是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

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識過責知數為令而非不從令不

而非人不能勝其所任巨為危而罪不敢不敢登其危也重為任而

罰不勝者而罪之也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

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此二句疑當

作則難以為繼矣難以為繼脫兩難字下知字衍則上又從而罪之罪之罪其為也

是以罪召罪也召致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

則不莊業煩則無功○舊校云一作准令苛則不聽禁多則

不行設禁而不禁為不行也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舊校云

一作用案而身為戮極也不能用威適適宜子陽極

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獬狗而弑子陽

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也好嚴猛於罪刑無所

而殺子陽極於刑之故也周鼎有竊○舊校云曲狀甚長上下皆

曲以見極之敗也聞未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不為物動

也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也輿衆其

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也其視為彭祖也

與為殤子同彭祖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天

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

者不足以勸勸樂也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

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

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

矣亂猶難也○錢詹事云扶木即蟠木古音扶如蟠

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趣○舊校云一作赴不敢卻也

寤興務耕疾庸櫟櫟古耕字○案上既云務耕疾庸則櫟必非耕字又似屬下句闕疑

也可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

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

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

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

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

之國反舌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

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一也一同三王不能

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天身也桀紂不能離不

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

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

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

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

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之炙雞狗所欲之故鬪爭或折

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

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

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疆國令其民

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

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

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

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下降○僖廿五年左

氏傳淮南道應訓俱

作三日韓非外儲說左上作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

十日新序雜事四作五日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

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韓○與左傳與士期必得原

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為至

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

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

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為欲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

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書也滿猶成故

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

則六合之內皆為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

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他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

己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畢盡也人主有見此論

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

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陰陽皆不

成交故不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

不生在地木曰實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

則長遂不精遂成也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

堅則五種不成堅好成也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

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也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

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乎於也君臣不信則

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

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易輕也交友不信

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親比也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

丹漆染色不貞貞正也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

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

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猶當

也應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

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

劭爵制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然

則齊安得有關內侯乎管子大匡篇載此事云魯不

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

齊據此疑侯字衍盧云案曹沫事出於戰國之人所

撰造事既不實辭亦鄙誕不經但以耳桓公許之曹

翽謂魯莊公曰羊○曹翽左傳作曹劇公君寧死而又

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

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

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

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梁仲子云注非

承宜僚以劍哀十六年傳承之以劍杜云拔劍指其喉蓋曹翹以劍自向故下云戮於君前即以頸血前

衣之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

鈞其死也戮於君前亦鈞等也戮管仲鮑叔進曹翹按

劍當兩陞之閒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

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

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

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御

百三十作人將劫君而不知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

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

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

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翹賊也信於

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升壇曹子

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

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

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

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難全也人傷堯以不

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

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傷毀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梁仲子云此即自責則以義

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

難為非則行飾飾讀曰勅故任天地而有餘德饒也不

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責

難瞻難瞻則失親難瞻則恐恐則離叛故失所親自

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苟且不從故天下之大

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

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璲夫管子水地篇云

也注云瑕適玉病也今此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不

可全舊本全上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分一季孫氏劫公

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季孫氏武子季文子子也劫

云桓子季平子子也末疑有文脫似當云孔子欲以

道術諭之而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其養而季氏

以養則不見遠外於魯國以訾訾毀也毀孔子曰龍食

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

乎濁螭龍之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

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趨走魏

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亦作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

決以問季充因形近而訛季充對曰君欲置相置則

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騰作樂商下同文侯曰

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賢季成

進之賢○為不肖舊本作而不肖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賢作貴今並從新序改正

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

由知樂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

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文侯也亦過過長也論

語曰過猶不及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

堅於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

不及五伯何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周人問文侯功何以不及五伯也

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

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

及五伯也卜擇也成季成璜翟璜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

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讎亦遠矣且師友

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

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羽翼佐之○舊本脱翼字今據

李善注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補新序四作三士翊之也注羽翼舊倒選注枚叔七發引作羽翼佐也

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

車以至齊任亦將也○注非是與下辟任車不可通淮南道應訓注云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

此則已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

爇火甚盛從者甚衆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

擊牛角疾歌三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將去女適彼樂

土樂土樂土爰得我女所適彼樂國樂國樂我麥三歲貫

女莫我官得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我麥三歲貫

直碩鼠碩鼠無食我郊樂郊誰之永號者是我官逃逝將去

漢書馬融傳此注引說苑仲子云今說苑善說篇云寧

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霸也鄒陽上

下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霸也鄒陽上

傳集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擊布

單衣適至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石

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石

粲中有鯉魚長尺半穀布單衣裁至軒清朝飯牛至

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李善注文

選成公子安嘯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兮厲石班上

有松柏清且蘭麝布衣兮緼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

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三歌

真質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仁和陳嗣倩云疾

商歌殆非一歌也今故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

具錄之以備參攷焉故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

哉之歌者非常人也之新序五命後車載之桓公反

至從者以請置請所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寧戚見說

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治為桓公

大說將任之也任用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

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如而與用之未

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

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

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

呂氏春秋卷十九舉難

六中華書局聚

而用其長者當舉也

○新序作桓公得之矣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